

2
2.8

文亦奇著

換面人

文亦奇

換面人

花山文藝出版社
一九九二年·石家莊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内 容 提 要

欧阳清因与阴文半夜风流，被阴文窃去重要文件，欧阳清发誓找回文件。半年后，他发现一个重要线索，得知阴文已改变面孔成换面人，他抓住这个线索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侦察。侦察中他为一个重要人物换了面孔，使这个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故事又增添了神秘色彩。

待拨开迷雾之后，才发现故事中的人物所追求的目的都没有达到，而作者的目的却达到了，他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

换面人

文亦奇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1/32 8 印张 141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

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300 定价：4.30 元

ISBN 7-80505-666-8/I · 607

1

当开启自己的汽车门，如果发现车厢内躲着一个陌生的妖艳动人、勾魂摄魄的裸体美女，正对你展示迷人的求助的微笑，你是不是动心？将要怎样？

“江南浪子”欧阳清就有这样的奇遇。不！也可说是艳遇。且看这位在脂粉阵中厮混的情场老手，如何应付这场飞来艳福吧！

老年人一直谆谆告诫年轻人，送上门来的艳运，不一定是艳福，也许会惹上无谓的麻烦，甚至送掉性命也有可能，“色”字头上一把刀！亲近女色的结果，往往给这把软刀子砍得鲜血淋漓，受到重大的损伤。这是老年人的经验之谈，不无道理。

现在欧阳清就遇上了这样的事。果然应了老年人的

教训，惹出了很大的麻烦。他是对付女人的高手，虽平安无事，但也险相百出，差一点儿就送命在这个艳女的手中。

这事说来话长，且从他今晚驾车出门说起。欧阳清接到他的老友陈武的电话，请他去另一位朋友徐超家走一趟，向徐超取一封信，转交给陈武。

“喂！老陈！我什么时候降级做特级信差的？”欧阳清在电话中很不客气地质问。

陈武是民国开创时期革命党中特别工作小组的主持人。欧阳清虽没参加革命党，但基于爱国家民族的心，和同情革命党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，所以和陈武非常接近，凭着侠义心肠，经常出生入死地为特别工作小组干最危险、最艰难的任务。而且这都是不取分文酬劳的义务工作。所以“江南浪子”虽不是革命常人，却是陈武手下最得力的助手，曾经干过无数次惊天动地的大事情。

“欧阳老弟，并不是要你做信差，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，非请你亲自出马不可。我已和徐超约好了，你在今晚十点半到他家去，他会把信件交给你的。”陈武说。

“非常重要？……是什么信件？我能拆阅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陈武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绝对不能拆阅！这是机密呀！以后在必要时，我会透露一点情况给你知道的！”

“哼！故作神秘！我也懒得探听你们的鬼机密！”欧

阳清笑笑，不再追问下去。又道：“我真气恼你，这项信差工作影响我今晚早安排好的消遣节目！”

“老弟，别气恼呀！你是能者多劳！以后我请客补偿你。”

“得了！得了！别向我套高帽子！而且你这个人孤寒成性，嘴上说请客，已说了十多年，一次也没有请人过。”

“对不起，那是事情太忙，以后……”

“别说以后了！”欧阳清截住他的话道，“我也不希罕你请客，少将这种信差工作交给我做就成了。”

陈武在电话中语气有点儿忧虑，说：“老弟，并不是硬要派你做信差。而是我对徐超这个人有点不放心，请你去看看他。据我近来得到的消息，徐超很风流，迷住了一个女人，那是个很漂亮的少女！……”

欧阳清听了大为反感，驳道：“老徐死了老婆，他和女人亲近，也是人情之常，你怎么说他很风流？难道要人们个个学你，不近女色的做和尚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陈武忙分辩道，“徐超六十多岁了，那少女只有二十多岁！嘿！不但可做他的女儿，连做孙女儿也成！这样老少相配，不正常！我才为他担心哩！”

“好啦！我去看他一次就是。取到了信怎样交给你？”

“我忙着开会，你不必送来。我工作完了后，到你家去取。”

就是这样，欧阳清开着汽车去徐超的家。当车子停在附近的路边，他一看手表，是十点二十分，比约定时间还早十分钟。欧阳清不想浪费时间，在汽车中坐等十分钟。心想提早去徐超的家，取了信件就走。办完事情之后，还可约女友消磨午夜时光。

欧阳清下了车，来到徐超家门口，门铃按了好久，却没有人来应门，心中奇怪，难道徐超不在家中？

他看看窗户，低垂着深红色的窗帘，透露出灯光，看不出什么，但感觉上屋内不像没有人。

“铃！铃！铃……”门铃声继续响着。在寂静的夜晚，很清楚的传遍附近。

欧阳清正想离去，过十分钟再来叩门。但就在这当口，大门开启了，满头白发的徐超站在门内，向欧阳清点头。

“徐先生，陈武要我来拿一封信！……”欧阳清表明来意。

“……”徐超不说话，退后一步，手一伸展，请他进去。

欧阳清观察神色，徐超对他提早来临，不表示欢迎，面色冷冷的，只是不便拒绝他进门。

他们来到客厅内坐定。这是一幢很大的平房住宅。两房一厅，另有厨房厕所。徐超是单身汉，往来还算宽敞，客厅之外，一间是卧房，另一间是书房，只是房门都紧

闭着，看不见室内情形。

欧阳清和徐超只是点头之交，并不是很熟的朋友。两人没有什么闲话可谈。且今夜徐超似乎特别沉默，不发一言。欧阳清也不便多说话。

徐超走向书房，开门进去，书房内墙角放置一个小型的保险铁箱。他弯下了腰，背对欧阳清，转动铁箱门上的号码锁，准备开启它。那封信猜想是放在铁箱中。

欧阳清在他开铁箱的时间，观看四壁。徐超过惯了独身生活，把屋内整理得很整洁，一切有条不紊。但欧阳清仍然发觉，在他来访之前，徐超正在招待另一个朋友。且确定她是女人。

因为在酒柜前有两只高脚玻璃杯，杯内还残留一些酒液。沙发前矮桌上的烟灰缸中，有几个按熄的香烟蒂。酒杯和烟蒂上，都染有红色的唇膏印。这不是表明在招待女客么？

卧房门紧闭着。欧阳清猜想：那女客可能还没有走，正躲在卧室中。所以徐超对欧阳清提早来临，破坏了他们的聚会，面色不太好看了。

再看徐超今晚穿着睡袍，那么他和那个女客一定很亲密。如果关系平常，徐超不会穿睡袍招待女客。

这引起了欧阳清的好奇心，很想看看这个女客，是不是陈武所说的，只有二十多岁可做徐超孙女儿的少女？但他不便打开房门去看她……

这时候，徐超已从书房中出来，手中拿着一只白色的信封，信口密封，上面写着陈武亲启字样。执信的手不住地在发抖，递交给欧阳清。

“你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欧阳清关切地问。

他发觉徐超不但手在发抖，面色显得十分苍白，精神萎顿，好像得重病似的。

“……”徐超摇摇头，笑笑。表示他很好，不用为他担心。

徐超去开前门送客，欧阳清已取到了信，不便逗留，就转身出去。徐超立即关上大门。

欧阳清从见他到走出门，徐超没有说一句话，好像是个哑巴！欧阳清笑笑，这真是个怪人！

他把信放入怀内衣袋中，走到路边开启自家的汽车门，眼睛突然一亮！有个妖媚的裸体少女，躲在他的汽车后座，正用他放在车中那条薄毛毯，裹住了胴体，抵御晚上的寒冷天气。只是毛毯太小了，裹不住整个的身体，她的大半个胸脯仍是暴露在欧阳清的眼前。

“……”欧阳清真要为她吹口哨了。因为这个赤裸少女的胴体，实在太惹火迷人，每个男人见了都会心动。

她最初也是一呆。但立即展示诱人的微笑，双手拉扯一下毛毯，希望多掩盖一部分胴体。

“呀！我是不是上错了汽车？”欧阳清想打破僵局，故意漫不经心地说。事实上他心中很明白，附近路上只停

着他这辆汽车，绝不会误认自己的汽车，上错车的。

过去，欧阳清住旅馆房间，开了房门进去，发现裸体美女躺在他的床上。这种“艳遇”已发生不止一次，他已不足为奇。但在汽车内发现裸女，则是破题儿第一遭。

他在房内发现裸女，往往用这句话：“我是不是进错了房间？”来和对方展开谈话。现在他改为“是不是上错了汽车？”逗引那位不速之客的少女说话。

“不！这是你的汽车！并没有上错车。”她的笑容是多么甜美。尤其看见像欧阳清那样相貌英俊风流潇洒，高大强壮的男子汉，她的媚笑更是甜得如蜜糖一般。

她会说话的眼睛，注视着欧阳清，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追魂摄魄，吸引住男人的心，使得男人神智迷糊，乖乖地听命于她，做任何事情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也是万死不辞。

“唔！那你怎么在我的车上呢？为什么不穿衣裳呢？……”

欧阳清还没有发问，她先开口说明：

“唉！……”她叹一口气，面上笑容收敛住了，露出忧伤焦急的神情。但她太可爱了，就是忧伤焦急，也是十分迷人。她继续道：“我是逃出来的，来不及穿衣裳。有一帮坏人，他们绑架我，把我的衣裳剥光了，关在一幢房子的地下室中。他们逼迫我做妓女卖淫，要是不听的话，就殴打我！折磨我！唉！我好苦命呀！……”

说着，泪如泉涌，不住地流下来。那楚楚可怜的模样儿，更是令人疼爱不已。又道：

“我是好人家的女儿，怎么肯做妓女卖笑呢？我决心逃走，当那些坏人离开地下室，到楼上去的时候，我偷偷地弄开地下室的小窗，逃了出来。我没有衣服穿，幸好在黑夜，行人稀少。且我看见路上有人时，就躲了起来。这样奔跑了好多路。唉！真是又惊吓，又疲累，又寒冷，又饥饿……一直担心着坏人追来，要是捉我回去，那是没有命了。他们会杀掉我的！……”

欧阳清点点头。她说得动人，不由得令人相信。且在民国初期的上海租界上，在帝国主义的列强包庇下，流氓势力庞大，黑社会人马无法无天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绑架少女，迫良为娼，简直是天天发生的事情。大家并不认为奇怪。

她继续道：“我走得累死了，唉，真要倒毙在路上了！突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汽车，就设法弄开车门，躲到汽车中来，又有那条毛毯裹住身体，至少不是完全裸露。真是羞死人了！……”

欧阳清听了她的来历，就安慰道：“你不用怕！我开车送你回家去，不让坏人再迫害你！”

“谢谢！先生！你真是好心人！”她说。

“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呀？”欧阳清上车，手按在驾驶盘上，准备发动引擎开车。

她摇摇头，愁眉苦脸地说：“我是从外地来的，在上海没有家，也没有亲人，不知道去哪里！”

“这……”欧阳清头皮有些儿发麻，他预感麻烦来了。但这个裸体少女既然躲在他的车内，他总不能因麻烦而赶她下车，不理不睬。

欧阳清是多情种子，对女人一向很有风度。尤其是美丽绝伦楚楚可怜的少女，他狠不起心肠，干绝情断义的事情。

这是“江南浪子”性格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往往惹来无数不必要地麻烦。但他认为对女人应该如比，绝不自咎。

他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认得巡捕房中的人，我将你送去巡捕房报案。由他们处理你的被绑架和迫良为娼的案子，把坏人捉住，绳之以法！”

她听了大惊失色，急忙摇头拒绝：

“不！不！你千万不能这样做！那些坏人和巡捕房中的警探是好朋友，他们是串通一气的。你把我送去巡捕房，那就是送还给坏人。他们会在巡捕房门口守候，当我走出巡捕房的大门，就捉走我了！我宁愿死，也不去巡捕房！”

上海租界的巡捕房，就是警察局。确然是很黑暗的。干警探的都是黑社会中的人物，和流氓集团坐地分脏，包庇不法勾当。所以她不肯去巡捕房报案，免得再入虎口，

这也是实情。

她解开裹住身体的毛毯，下车要走。道：

“你既然帮不了忙，那么我就走！我绝不连累你！谢谢你的毛毯！还给你！……”

她解除了毛毯，赤裸的胴体全部显示在欧阳清的面前，骨肉亭匀，美得再也难以笔墨形容。她要下车离去，欧阳清忙拦住，说：

“不要走！你不穿衣服，怎样能在路上走？”

欧阳清把自己的西装上衣脱下来，交给她穿上。他的上衣很宽大，穿在她身上，正好盖住大腿。

“把毛毯也包裹住身体，不要受寒！”

“谢谢！”她微笑称谢。眼望欧阳清，好似打出问号：“你留住我，怎样安置我呢？至少今夜该有个地方让我睡呀！”

欧阳清开动汽车。他心中也在盘算，今晚如何安置这个少女？他本来想在旅馆中开一个房间，让她居住。但想又不妥，陈武要来他家取那封重要的机密信件，他必须立即回家去，把信件交出。如果再去旅馆开房间，浪费相当时间。且她一个人住在旅馆内，欧阳清怜香惜玉，觉得不大放心。

“你送我去哪里？”她发觉汽车已在行驶，急急地问。

“到我家去！留你过夜！我家有女人衣裳，适合你的身材！送给你穿！”欧阳清说。

“好呀！谢谢你啦！……”她又收住笑容，担心地道：“啊呀！你的太太看见你带个不穿衣裳的姑娘回家来，岂不是打翻醋缸，和你吵闹得天翻地覆么？”

“我的太太？……”欧阳清笑笑道，“算你幸运，她在娘家！今夜不会闹得酸气冲天的！”

“她回娘家去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……”

“不会回来！”欧阳清说。

“呀！难道你们夫妻吵架？……”她觉得意外。

“不是！”欧阳清摇摇头。

“那么……是离婚了？”她口中不住啧啧有声，似乎很惋惜地道：“真可惜！闹离婚！大概你在外边拈花惹草，闹得太不像样了，太太伤心透顶，才和你离婚！”

“你胡扯什么！我还没有结婚，所以我的太太在娘家，我还不知道她是哪一个哩！”欧阳清说。

“你是……王老五？……”她不禁失笑起来，对欧阳清上下注视，仔细观察一番。

她的行动十分迅速，从后座一翻身，就越过了前座的椅背，爬到前座和欧阳清并坐。这动作极快，令欧阳清惊异，发觉她真是个动如脱兔的神秘姑娘。

她的脸上仍是保持着甜蜜的微笑，手缓缓地伸过来，抚摸欧阳清的大腿。头渐渐地依靠到欧阳清的肩上。那头乌黑的秀发，散发出似兰似麝的幽香，闻嗅入欧阳清的鼻孔，使他感到陶醉。

欧阳清是情场老将，各式各样的女人见得多了。她的这些小动作，欧阳清为之暗笑。心中惊觉：“唔！这姑娘对我展开攻势了！……”

欧阳清不加拒绝，乐意的和她接近。因为她是个热情可爱、机灵活泼的美丽少女。虽不知她真正的来历，和接近他真实的原因。但今晚正缺少女人和他共度良宵。若与这个姑娘相处一夜，一定多彩多姿，有充分的娱乐性，美好的令人难忘的。

她用很重的鼻音，发出性感诱人的声音，说：“很喜欢你！但我们还没有互通姓名哩！我姓阴，小名文。……”

“阴魂？……”欧阳清不禁笑起来，“你是鬼？……”

“鬼？……”她突然把裹住身体的衣襟拉开，露出她丰满胸脯，洁白细嫩的肌肤，挺向欧阳清，说：“难道这是鬼吗？鬼有这样的血肉身体吗？……”

欧阳清调笑着道：

“不错！就是‘聊斋志异’中的艳鬼，也没有你这副好身材！浪费实在可惜，最好你干脱衣舞女，让大家欣赏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阴文赶紧把外衣盖住胸脯，向欧阳清白一眼道：“我只向我喜欢的男人展示胴体。谁愿意去做脱衣舞女，给毛手毛脚的醉汉乱摸！”

这是她的暗示，欧阳清今晚将有飞来艳福。只要他

中意这个女人，欧阳清是从不加拒绝，不让机会轻易失掉的。

“姑娘，你……”欧阳清正要说下去，她立即截住了他的话。

“我叫阴文，你怎么又忘了？”

“阴魂？……我没有忘！你是阴魂不散！”

她笑了。在欧阳清大腿上猛拍一下，道：“好啦！我有个外号，叫‘阴魂不散’！你当心呀！给我缠住了难脱身的呀！……”

“哼！你能缠住我？”欧阳清不信，摇摇头道：“过去很多很多女人想缠住我，结果都失败了！你不要野心太大，我是缠不住的，比泥鳅还滑哩！”

“怪不得没有娶老婆。喂！王老五，大情人！你还没有告诉我尊姓大名？干什么行业的？”

“欧阳清！是个无业游民。”他回答。说实在的，欧阳清的确没有正式的职业，是个无业游民。他家里有钱；也不必靠工作养活自己。以致有那么多时间管闲事和在女人圈内厮混。

“欧阳清？……”阴文略微思索一下，想起来了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‘江南浪子’，专门窃玉偷香，骗取女人爱情的大色狼！不！不！新派女人称之为‘女性公敌’！唔！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今晚有缘幸会了！”

欧阳清苦笑道：“别说得那么难听！我这浪子和许多

女人接近，我不否认！但声名却没有那么坏！从来不骗取女人的爱情。称我大色狼、‘女性公敌’，那是酸葡萄的女人，痴恋着我，但又得不到。不禁由爱转变成恨，于是说我坏话。其实我对女人是十分有情有意的。唯有一点，她们想用婚姻来束缚我，独占我的身体，限制我的自由生活，那是万万办不到的……”

“哼！别把自己说得那么美！……”她斜眼媚笑，手指点在他额上说：“你的坏就坏在爱情不专一，因此女人才恨你！”

欧阳清叹口气说：“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相同的地方。男人把爱情看做人一生一部分，而女人把爱情看做人生的全部。除了爱情，男人还有很多事要做哩！”

他们谈话中，不知不觉地拉近距离，好像老朋友一般的谈笑，增加了不少了解。欧阳清已把汽车驶到家门外停下。他侧转头来，以正经的脸色向她警告：

“阴魂不散！如果你怕我这个‘女性公敌’大色狼，不必进入舍下。因为进屋之后，将发生什么事情，难以预料。你暂时坐在汽车中，我去取女式衣裳来，你穿后我送你去旅馆，开了房间单独过夜，我绝不会打扰你的。”

阴文耸耸肩，笑笑道：“唷！真有君子风度！嘿！我才不怕你哩！为什么要住旅馆，住你家才好呐！”

“你真不怕我吃掉你？……”

“笑话！也许我吃掉你，也说不定哩！”